



塔其

「十月革命」六十七週年

十一月七日為蘇聯「十月革命」六十七週年。是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了閱兵式和勞動者的節日遊行，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及黨、政高階領導人參加了慶典活動。在閱兵式中，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缺席，而由第一副國防部長索科洛夫(S. I. Sokolov)代行主持。閱兵式和遊行結束以後，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招待會，參加者計有蘇聯黨、政領導人、社會各階層人士及來自外國的觀禮代表。契爾年科在招待會上講話時強調，一九一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世界事務和整個人類命運的影響是巨大的，「十月革命」的永恆事蹟，正如列寧所稱，是為全世界指出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今(一九八四)年的慶祝活動中，尚包括六日在克宮舉行的慶祝大會。會上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就蘇聯的內政、外交作一報告。報告的重點有：(一)強調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優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二)蘇聯主張同中共關係正常化，主張改善蘇、「中」關係；(三)蘇聯對美國不抱任何敵意，並願在加強國際安全方面與美國協同行動，而華盛頓必須拋棄對外政策中的霸權主義野心；(四)指責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執行好戰方針，美國要取得軍事優勢是永遠不可能的；(五)指責美國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包括格瑞納達與尼加拉瓜；(六)在核武方面，蘇聯的建議是永遠不使用它，澈底銷毀它。這項講話再度說明了蘇聯利用慶典活動作對外宣傳的一貫手法。

這次慶典活動中最不尋常的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在閱兵典禮中缺席。由於烏斯汀諾夫自今年九月中旬以來即未曾公開露面，因此有關他已死亡的謠傳四起，並猜測可能的繼承人選。目前呼聲最高的繼任人選是政治局委員羅曼諾夫，因為他與軍事工業有密切關係；不過軍人出身的索柯洛夫元帥與總參謀長雅克洛美萊夫(兩人同時也是第一副國防部長)，據傳也非常有可能。對於這項謠傳，蘇聯當局斷然予以否認，並在十一月十六日「真理報」發表由烏斯汀諾夫署名的文章，且由他署名發佈十九日為火箭部隊及砲兵部隊的節日。由簽署文章及命令來看，儘管烏斯汀諾夫長期沒有露面，但他仍然在行使國防部長的職權。

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十一月十六日「真理報」報導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最近一次會議的消息。這次會議審議了一九五五年蘇聯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以及預算草案等。蘇共中央總書記並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契爾年科在演說中指出，為擬定一九八五年度的經濟計劃和預算草案，花了不少的力量，參與此項工作的計有所有經濟部門的勞動集體，地方黨、國家和經濟機關各部和主管部門，以及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一九八一、八二年由於一系列原因

，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略低於預計的速度，現在實際地估計了形勢以後，蘇聯共產黨制訂了旨在加速經濟發展的有利措施。契爾年科強調，一九八三、八四年的工業生產較前增加了，農業方面的變化亦令人感到大有希望。在明年的計劃中將重點置於社會生產的集約化，並規定發展蘇聯在各方面的對外經濟聯繫，尤其是要積極的發展同經互會國家的經濟聯繫；計劃中並適當地考慮到加強國防的需求。此次會議基本上贊同一九八五年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草案和預算草案，並建議蘇聯部長會議把上述草案提交今年十一月廿七日開幕的最高蘇維埃會議審議。

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常每星期召開一次，大都為例行的會議，但在十五日召開的會議中，却不尋常地審議通過了下一年度的經濟計劃與預算草案。它的不尋常是因為這項計劃及預算草案將不經過蘇共中央全會的審議，而直接送往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審查。而顯然地，通常在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天開幕的蘇共中央全會將不會例召開，這是十五年來的第一次。在今年十月廿三日，蘇共已召開了其今年度的第二次中央全會，先前曾有人認為那是一次特別全會，但事實却不然，以蘇共一年召開二次中央全會的慣例來看，不在十一月廿六日召開另一次蘇共中央全會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種情況的變化，令人產生下列三點疑問：(一)什麼因素造成這種改變？(二)是否涉及克宮的權力鬭爭？(三)明年審議年度經濟計劃與預算草案是否沿襲此一形式？

蘇、越互訪活動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由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共中央書記道爾吉赫率領，於十一月十二至十七日在越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在訪問期間，於十三日在河內舉行蘇越友好大會，蘇聯代表團團長在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蘇聯支持越南、緬甸和高棉關於將東南亞變為和平、睦鄰合作區的倡議，也完全支持越南就「中」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所堅持的立場。他並表示，蘇聯主張建立蘇「中」陸鄰關係，主張雙方關係正常化，但是不能損及朋友和盟國的利益。雙方在訪問結束時簽署了聯合公報。

蘇、越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以來，由於蘇聯欲利用越南的基地，而越南急需蘇聯的軍、經援助，雙方關係不斷加強。在十月廿八日越南外長阮基石訪問蘇聯時，他即明白表示，越南和蘇聯的全面合作是越南對外政策的基石，是越南人民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越南積極支持蘇聯在國際舞臺上提出的所有和平倡議。這次的訪問亦簽署了一項「聯合公報」，公報中指出，蘇越兩國之間的關係正在日益加深，並具有更豐富的新的形式與內容，這些關係是根據雙方簽訂的雙邊友好合作條約，以及一九八三年十月通過的發展經濟合作與科技合作的長期綱要而發展的。

兩國高階層人物互相訪問顯示了雙方密切加強合作，而在這層合作關係上，顯然是由蘇聯提供的援助較多。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到訪之前，越南共黨機關報「人民報」即大肆鼓吹此次訪問的重要性，而越共頭子黎筭在與蘇聯代表團會談時，亦呼籲莫斯科與河內之間要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黎筭所期待的合作是一種為越南的工業化計劃提供進一步援助，以及為在過渡時期的第一階段迅速克服所有難題而創造出良好條件。據西方估計，蘇聯每年向越南提供三十億美元的援助，其中二十億是軍事援助，另十億則用在經濟發展上。在蘇聯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磋商上，前者一再強調需不損及第三國利益，越南即是所指之一。蘇聯不願強令越南撤軍高棉的原因很多，其中固然也牽涉到蘇聯在東南亞的利益，但蘇聯想利用越南作為其在亞太地區南進戰略的前進基地，而不願令越南難堪也是重要原因。為此，蘇、「中」雙方一再地互相公開指責，如今年五月四日蘇聯「塔斯社」在一項聲明中攻擊中共邊防部隊對越南的武裝挑釁，中共也不甘示弱，立予反擊。在今年四月初，蘇聯已派遣四百名全副裝備的海軍陸戰隊駐紮在越南的

金蘭灣蘇聯軍事基地，而有可能將這座基地從一個補給站升級為戰略前進基地。美國第七艦隊司令霍格斯中將在十月份訪問吉隆坡時亦指出，蘇聯正在越南逐步和持續地集結部隊，海軍實力計有二十艘艦艇，空軍方面亦部署了許多新式的戰機。由此可見蘇越的加緊合作是怎麼一回事了。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日

十月廿五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十五人代表團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庫納耶夫(D. A. Kunayev)率領，抵達東京進行八天正式訪問。庫納耶夫在抵達日本時發表談話，希望就兩國關係與重要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俾有助於增進蘇、日相互了解和信任。

廿六日在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及外相安倍會晤時，庫納耶夫重申，蘇聯始終不渝的奉行同日本建立睦鄰合作關係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並決定釋放被拘留在蘇聯的十三名日本漁民。

庫納耶夫是自一九七六年以來，訪問日本的最高層蘇聯官員。在這次訪問中，雙方同意加強兩國議會議員間的相互訪問，然而在尋求進一步的對話上，却是各說各話。蘇聯對日本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提出警告，中曾根則稱日本是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不沉之島，不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日本外相安倍說，「我們不應該談領土問題，而且亦不能夠迴避」，庫納耶夫則重申蘇聯的觀點，即是「不存在領土問題」，並且再度提議締結經濟協定及睦鄰條約。中曾根首相則稱，如果領土問題有進展，則其它領域的問題也會有進展。日本方面且明白表示，在兩國解決日本北方四島——齒舞、色丹、國后、擇捉的前途之前，日本不會考慮簽和約。這次蘇聯代表團訪日的目的是希望改進雙方的冷淡關係，但在「領土問題」的阻撓下，目標顯然不易達成。

蘇聯在齒舞、色丹、擇捉等島部署武力，在西伯利亞部署SS-11核彈及在遠東地區擴充傳統武力，都使蘇、日關係緊張。但蘇聯顯然急欲改善雙方關係，並著重於使日本的對蘇政策採取「政、經分離」原則。在這次代表團訪日後，十一月又有一個由蘇聯經濟高級官員所組成的代表團訪日，尋求日本在蘇聯的投資，特別是在開發西伯利亞的石油、煤、銅資源上。顯見蘇聯願意與日本真正討論的是經濟問題，而不是領土問題。另外，蘇聯急欲改善彼此關係，還有下列二點原因：(一)蘇聯需要基金來實施從一九八六年開始的新經濟發展計劃。日本在西伯利亞有大的投資方案，但在阿富汗事件後，這種投資大為減少，蘇聯希望獲得日本新的經濟合作。(二)與日本建立和諧關係，可能有助於改進它與美國的聯繫。在日本方面：(一)利用這次訪問再度向蘇聯保證，它並不想成爲軍事強國。(二)再次向蘇聯強調，在北方領土問題解決之前，日蘇關係是不可能獲得真正改善的。

蒙共頭子訪蘇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蒙古部長會議主席巴特蒙赫(Zhanbyn Batmonkh)於十月廿五日抵達蘇聯訪問，這次訪問是應蘇共中央及蘇聯政府的邀請。廿六日，契爾年科與巴特蒙赫舉行會談，雙方對目前關係的現狀表示滿意，並討論了進一步加強彼此在政治、經濟和其它領域聯繫的基本方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亦與巴特蒙赫舉行會晤，雙方強調編製二〇〇〇年以前的蘇蒙經濟與科學長期合作綱領的重要性。訪問於廿七日結束，雙方並簽署聯合公報。

根據「蒙古國家通訊社」說，巴特蒙赫是今年八月廿三日在六十七歲的澤登巴爾因健康問題被撤換後，擔任蒙古領袖的。巴特蒙赫現年五十七歲，有經濟工作的背景，一九五一年曾在莫斯科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在六〇年代參加政府工作前，曾任烏蘭巴托大學校長。由於前蒙共頭子澤登巴爾曾在莫斯科留學，對蘇聯一向言聽計從，因此蒙古常被形容爲蘇聯的第十六個共和國。如今總書記易人，巴特蒙赫的訪蘇，除了一般性地商談雙方政、

經合作事務外，更重要的意義應是在於向蘇聯保證其內、外政策的延續性。

在經濟關係上，外蒙與蘇聯的貿易情形在一九八三年是：外蒙對蘇聯的出口總額約為十億盧布，進口總額約為三億五千萬盧布。一般而言，蒙古的經濟發展得力於經互會成員國的援助，特別是蘇聯。在過去十年中，蘇聯即支助了蒙古約四百八十個國家經濟方案。在政治上，支持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與活動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點，據傳蘇聯駐蒙大使在外交方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去年五月，外蒙曾將在其境內的幾百名中國工人強迫遣返，而造成中共與外蒙間的緊張氣氛，據說乃是蘇聯幕後主使，可見蒙古對蘇聯唯馬首是瞻。

史達林女兒返蘇

蘇聯「塔斯社」於十一月二日宣佈說，已故蘇聯領袖史達林的女兒史薇娜已經返回莫斯科。在簡短的報導中，並沒有說明史薇娜及其十三歲女兒是於何時返回蘇聯，但宣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依照蘇聯法律第十九及廿一條關於公民權的條款，考慮和批准史薇娜要求恢復蘇聯公民權的申請，並給予她女兒奧嘉蘇聯公民權。十六日在蘇聯婦女委員會官方總部舉行的記者會中，史薇娜對這次返回蘇聯首次作出解釋，她說，對美國的理想在一九六七年投奔該國後就很快消失了，並聲言要把她的美籍女兒留在莫斯科，因為這個國家可以給予她一切需要的東西。

史薇娜是於一九六六年底護送其第三任丈夫辛夫曾灰到印度（辛夫是一名印度共產黨員），而於次年三月投向西方。這項行動令當時蘇聯政府極為難堪，而史薇娜在西方出版的回憶錄（該回憶錄早在一九六三年即已完成，而由「紐約時報」登載），更是令蘇聯困窘。此次史薇娜再度回到蘇聯，並指控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她，特別是寫了有關抨擊她父親及共產主義的二本書，都足以讓蘇聯好好地利用為反美之宣傳材料，並藉以警誡那些有心移居或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

胡耀邦與中共政局

本書由本中心研究員方雪純著作，郭華倫教授校訂，有系統地介紹胡耀邦的背景資料，包括其學經歷、思想、才能、性格及事功等，藉以剖析胡某在中共政壇崛起的原因，以及今後對中共政局的影響，取材充實，論述精闢，為研究中共首腦人物難得之著作。全書二十四開一五〇頁，每冊實售新臺幣壹佰元，美金叁元，國內每冊另加郵掛費新臺幣十二元，國外每冊另加平寄郵資美金二元五角航空郵資美金五元。（請勿使用國研中心郵撥帳號）

郵購處：臺北縣中和市仁愛街三十號之三號方雪純

Mr. H. H. Fang 30-3 Jen-ai St. Chung-Ho
Taipei Taiwan, R. O. C.